

校园轻小说

千世

精品

第一季

七月



NLIC2970860033

7月
千世
出版

校园轻小说

千世

精品

第一季



NLIC2970860033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千世:第一季/七月著.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1
(校园轻小说)

ISBN 978-7-5324-9005-9

I. ①千... II. ①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44895号



校园轻小说

千 世(第一季)

七 月 著

朱黎光 图

刘林林 封面彩图

钱 黎 装帧

责任编辑 汪援越 美术编辑 钱 黎

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胡厚源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75 字数 108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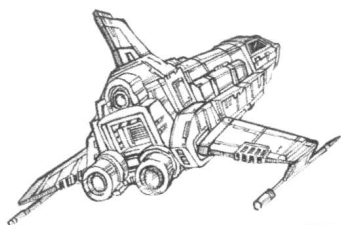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4-9005-9/I·3509

定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录

- 第一章 天堂的太空站 / 001
- 第二章 无路可走 / 021
- 第三章 疯人院不是疯子住的地方 / 043
- 第四章 跑！跑！跑！ / 061
- 第五章 活着，并且努力活下去 / 085
- 第六章 月球不是给孩子呆的 / 105
- 第七章 复仇女神 / 125
- 第八章 无声之界 / 151





千 世

第一章 天空的太空站

所拉尔四号空间站位于小行星带的内侧，属于木星所拉尔系列空间站的最后一个。为了这个空间站，历代太空人进行了几个世纪的尝试，才终于找到了让他们满意的方案。所拉尔四号，可能代表着人类所能拥有秩序的极限状态。

周五下午五点，所拉尔四号这个巨大的机器吹响了休息的号角。除了核心工作人员，空间站上绝大部分人都停下工作，开始周末的两天美好时光。

郝珂雷稍微收检了一下自己的办公桌——上面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和他的办公桌一样，这个人身材高大而毫无特点，作为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小职员，信息搜寻服务最底层的流量监控员，他每天的工作不过是和没完没了的分层数据打交道，这样成天坐在电脑前的工作，除了痔疮不会带来别的东西。虽然他个子长得高大，但是并没有什么力气。因为整个人脑子里灌满了矩阵、小数点和数位分割号，淹没了几乎全部生活的激情，他深绿色的眼睛里没有太多神采，虽然柔和的面孔线条让人觉得亲切，但是

那个疲惫的神态总拒人于千里之外。

在学生时代,他曾被当做天才。但是过于轻易地得到流量监控员这个职位,每月三千基尼的薪金让他过着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也就同样轻易地抹去了他前进的动力。有时候他会想,如果自己的钱再少些,那么会不会反倒激发出自己的潜力来,让自己走到另一个层面上去,而不是如此昏昏碌碌地过日子。

作为一个普通人,郝珂雷也就安分守己地过着自己平凡的生活。和所有普通人一样,他有个居民医疗健康署安排的妻子,每周一到周五,这对没有爱情的夫妻生活在一起。他们两个已经平静地生活了两年,再过一年时间,就需要生一个孩子,等孩子降生之后他就要再额外加上一个周日过“家庭日”,将持续到孩子14岁为止。在那之前,他每个星期还有两天的空余时间,郝珂雷现在有两个情人,但他好像对待妻子一样设置好了日程安排来和她们一起度周末。单周和奥黛利·雪拉,双周和梅拉·巴克。

这样的生活和大多数小市民阶层一样,没有什么波澜,直到四个小时之前,他下班开车去接奥黛利·雪拉的时候还是这样。他那辆43年产的兰博基尼LC喷压悬浮系统已经有些老化,在贴地飞行时候有些颠簸,郝珂雷在周末的车流大潮中颠得浑身不自在,但是这种身体不自在在雪拉上了车之后就立刻消失不见了。

“亲爱的,”奥黛利上了车,整理一下自己被风吹乱的衣服,那一身黑色的蕾丝长裙中挂着一条雪白的腰带,看上去就像卡

夫公司的广告，一个巨大会动的奥利奥饼干，“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一下。”

郝珂雷关上车门，压低耳朵里旋绕的音乐，“什么事情？”

“我想生个孩子，跟你。”

他反射性地踩了紧急刹车，失去动力的兰博基尼 LC 直接从半空中坠落下去，空间周围数百辆汽车被冲击波打飞一样地偏移了自己的轨迹，一瞬间警铃和叫骂声暴起。过了半秒钟，郝珂雷才重新启动引擎，稳住了车体。

在一片谩骂声中，郝珂雷傻子一样地盯着自己的情人。她浅浅地微笑着，一如既往地可爱，也一如既往地坚定。他整个人立刻无所适从了。

郝珂雷有些愚蠢地看着奥黛利，好一会儿。

“是我耳朵不大对劲儿么？你刚才说了句什么来着？”

“我说，我想要有个孩子。”奥黛利重复了一遍，声音不大。

要一个小孩儿？郝珂雷真的是傻在了那里。你疯了，还是受了什么刺激了？

“这不合法，只有医疗健康署推荐的夫妻才能有孩子。”

“合法？是的。合法就是我每周要用五天时间和一个蠢得像猪一样睡觉打呼噜的男人睡在一起，而你要跟一个喜欢吃大蒜不刷牙的女人住在一起。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个男人，对那个男人毫无概念，然后医疗健康署通知我：hello，你好，你的丈夫在门外等你，房子在秋雨路 31 号 504 室，今天开始你们要生

活在一起。”

“可是我们只有这样……”

“是的,我知道,只有这样。我们只有这样才能这样,只有那样才能那样。这种话从我生下来已经听得太多了。我们这个太空中继站一切都很紧张,一切资源都很重要,每个人都是基因库的财富,我们没有随意浪费的权利。我们需要智力超群体力过人的天才,我们没有资格随意浪费所有人的财富,我们,我们,我们……永远是我们。我想知道的是,什么时候才能不是我们,而是我,我,你,他,而不是我们。我们一个星期还有两天的感情属于自己,可以有自己的爱人,一个,两个,三个,随你便,这真是伟大的恩赐。我受够这些了,让责任统统都去死。我要有个孩子,不是那个白痴的,是你的。”

她疯了,彻底疯了。她的话说得不快,不是愤怒之下毫无选择的发泄,而是表述清晰准备已久的演讲。郝珂雷一边听着,一边停下了喷压艇。他首先确认奥黛利是她本人,而不是被某个意志劫持病毒搅成稻草脑袋的木偶,然后开始伤脑筋。

这是在发疯。是的,他自己也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他也希望摆脱自己的合法妻子,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但是不是这个样子,他是有责任感的人,他需要为自己的这个家园负责。这个太空中继站不大,如果每个人都恣意妄为,那么这个世界早完蛋了。他应该把她放下车,离开她,从此不再和她见面,在她犯下错误之前撇清和自己的关系。

郝珂雷刚刚在脑子里转了这么个念头，抬起头就看见了奥黛利的眼睛。那个淡蓝色，平静，却又蕴含着暴风般力量的眼睛。

不，和她分手，永远不见她？他做不到。可是，一个孩子？

“这不可能。”郝珂雷开口说，“医疗健康署是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他们会对每个婴儿都做全面检查，不在他们计划内的孩子没有出生的机会，就连怀孕时间不对的都会被抛弃，又怎么可能允许你生出一个基因蓝本都完全不正确的孩子呢？如果这样做，不仅没有孩子，连你自己都会被丢进治疗所做反社会倾向治疗的。”

“我知道。”奥黛利说，有些狡猾地轻轻一笑，“也许，这个孩子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孩子。”

郝珂雷开始觉得，自己是进了一个圈套。

他回忆起这位长得娇小只齐自己胸口的情人，刚刚认识她的时候，郝珂雷曾以为这个女子如她长相般娇柔可人，但是很快他意识到，那是一个被困在小女子身体里的斯巴达克。坚定，绝对，手腕柔软而强韧。正如她的DNA图谱里经过数代选配而找出的特质：糖衣炮弹。

“不是真正的孩子？”

“没错，一个漂亮，伶俐，调皮，有所有应该有的缺点的孩子，我们了解他的一切，但是他从来没有存在过。”

“好吧，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别再兜圈子了。”

奥黛利面带微笑地从郝珂雷手中抢过飞艇的控制器，轻轻

压低罗盘,喷压艇变道朝下驶去。

巴尔与索姆大厦,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一直是所拉尔四号的停尸房。在太空时代的开拓期,无数事故与阴谋的牺牲者被随意地堆放在这里,没有控温系统,在宇宙背景接近绝对零度的低温下,这几代人的尸体像菜市场的冻鱼一样随意地丢在一起。直到许多年之后,这些尸体被当做拓荒时代的英雄遗迹,被纪念馆像菜市场买生鲜一样挑拣一番,找出样子比较可人的装殓起来,放在城市中央以供大家表达自己的敬仰之情。空闲下来的空间被一个在木星上发了财的冒险家买下,准备作为太空站边缘的观景楼盘开发。

在工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冒险家死了。

于是只有完成了一半的巨型烂尾楼成为所拉尔四号唯一有主却又无主的空间,张扬个性的酒吧进驻这里,一夫一妻制原教旨主义者在这里建立了基地,太空佛教徒在这里等待涅槃,几乎所有不被公共社会力量所接纳的边缘人都在这里出没。

巴所拉的混成工作室在大厦的从上往下数第12层,这个位置既没有酒吧之类繁华场所需要的醒目,也没有秘密集会的原教徒所需要的安静。巴所拉在这里出现的目的地不像别人那么“纯洁”——他不是为艺术自由,不是为了人生理想,不是为了反抗社会,他的目的足够地单纯——钱。每周他只在这里出现14个小时,在秘密开张的工作室为预约的人们提供各式各样的记

忆剧本，每个星期可以赚到他在中间区需要一年才能得到的财富。

自从二十年前太空站安全文化署通过第四媒体法案，要求所有出版物必须真实，不得拥有虚构成分开始，他就在这里开了自己的混成工作室。没有理想，没有反抗，没有追求，巴所拉只为钱工作的态度得到人们的喜爱——顾客要什么，他就给什么：疯狂的性幻想，甜蜜而古典的爱情，满是坎坷又充满胜利的事业，跨越银河的征程，总而言之，你要的一切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所需要的只是躺下等半个小时，把你另一个人生从混成器导入你的记忆里。

今天的客人从大厦顶上那个贴满乱七八糟“万”字标的入口驶入，跟他预约过的那个女孩儿跳了下来，然后是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两个人一时间都还没有习惯空间站下层的重力，连腰都打不直。

“巴所拉？”那个姑娘问。

“是的，欢迎光临。你要的东西已经准备就绪。”巴所拉回答，“没有问题的话二十分钟后就可以开始。”他一边把他们引入那锃亮泛着蓝光的手术间，一边说，“舒适安全，方便迅捷，没有副作用，顺便说一句，我只接受现金。我想你知道的吧？”

“我能再确定一下我要的东西么？”

“一个孩子，你和这位先生的，从出生开始到他长大成人，现在已经随外行星联盟第五文明探索队前往半人马星群。你一样

的眼睛,郝珂雷先生一样的鼻子,你一样的肤色,个头在你们之间,OK?”

“健康,小时候有些调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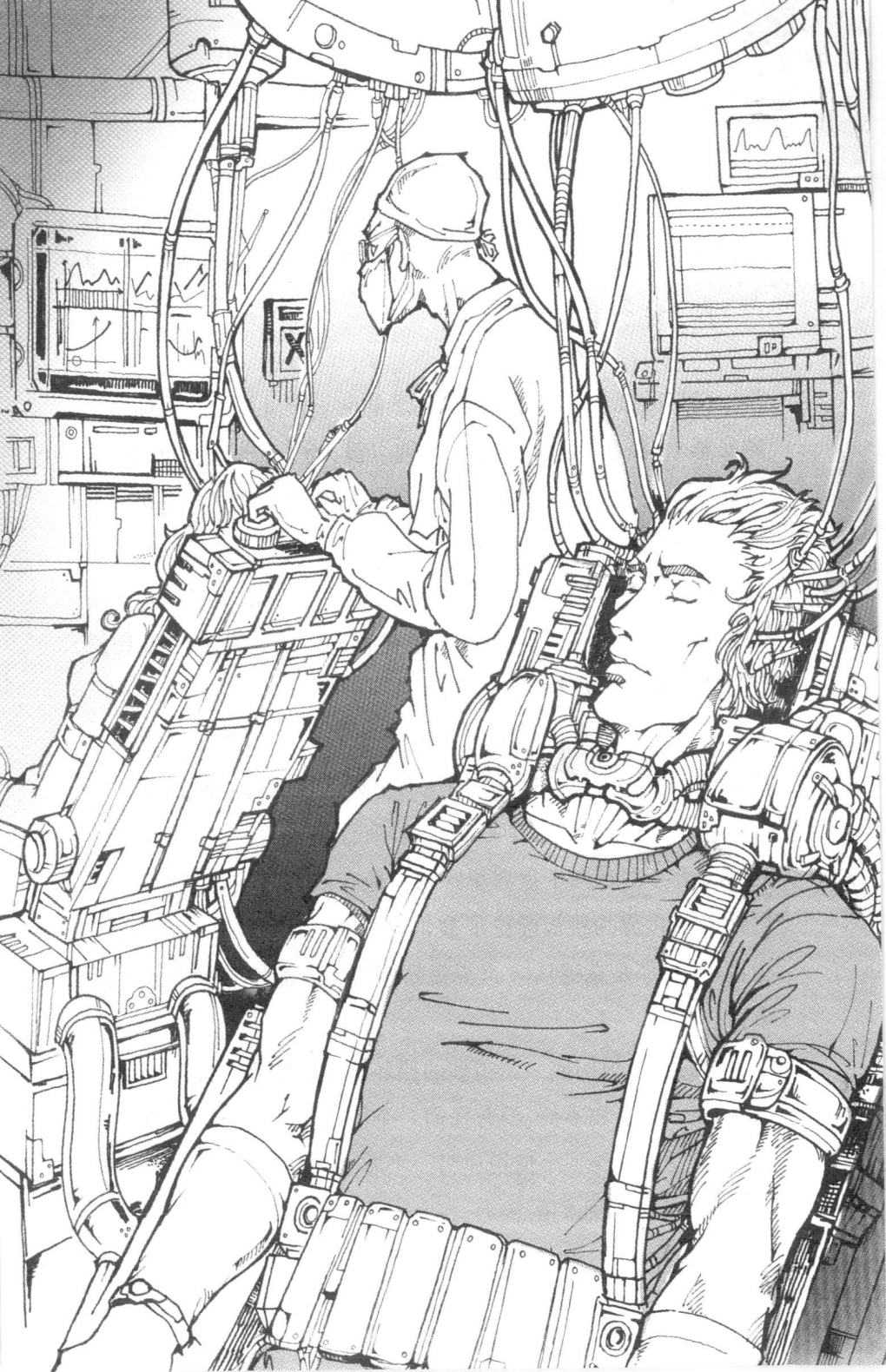
“是的小姐,我知道,长大后‘在温和的外表下还有一个暴野的灵魂’,没问题,小姐,你可以浏览一遍剧本大纲,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你能快一些么?一个小时之后还有另外的客人要来,恐怕你们都不会希望看到彼此。”

直到这个时候,郝珂雷还有些木呆呆地不知所措。从最开始,他的情人就把他弄得头昏脑涨,一步步把他诱拐进这样的陷阱,现在,他要毫无准备地接受一个记忆输入术,其中内容不仅没有通过安全文化署检查,甚至连内容都是虚构的。但是他却就这样彻底地被自己的情人操纵着陷了进去,甚至连出言反对的勇气都没有,就像过去所有时候一样,等着奥黛利把一切安排妥当。

好吧,你要一个孩子,我们就去要一个孩子,他只存在我们的记忆里,就像真的一样,我们可以谈论他,可以回忆从他出生到出征的所有细节,就好像一切是真的一样。就这样。

郝珂雷坐上椅子,固定卡槽喳的一声锁住了他的脑袋。他望着身旁的奥黛利笑了笑,就被固定扭臂转了过来,整个头部一丝也动弹不得。

“舒适安全,方便迅捷。”巴所拉把两人牢牢绑住后说,“替我向你们儿子问好。”



一声轻响,三十七根毛细探针刺入两人头颅。大脑内部没有任何感觉末梢,于是郝珂雷在没有任何特别的知觉情况下,就平静地睡了过去。

最初的搜索计划仅仅涉及熟悉的两千个世界。财团耗费了四兆基尼,派遣了三千最资深的搜寻员,为了隐瞒真实的目标,所有搜寻员所去寻找的都是支离破碎的片段。他们将这两千个登录在案的世界上所连通的所有角落翻了个遍,没有放过所得一切可能的片段信息——从狗的足迹到人妖的毛发,从扭曲的天光到酒吧的杂谈。然而这所有的信息即使汇集在一起,用跨越了世界的矩阵分析得到了结果——被嘲弄。

所有的情报各自相反,他曾在 A 世界短暂停留,然后跃进 C 世界;在 C 世界与 A 世界之间所有可以沟通的缝隙都存在于距此三千万年前,或者七千万年后,没有任何人、任何东西能在最近数千万年间在两个世界里穿行;他在 C 世界居住了数月,然后他以 A 世界为跳板前往了 B 世界,此后再也没有出现在这两个世界中,那是在他从 A 世界短暂停留然后前往 C 世界之前的事情。

所有的情报构成一个精妙的循环,就好像酒店大厅里那喷泉上的小球,不偏不倚,没有任何一个情报比另一个得到更多的支持,也没有任何一个情报比另一个有更多的反对。

目标在嘲笑他们的智力,在大声地宣称说:

你们什么也找不到。

他们要找的人把他们耍得团团转,他(或者她)篡改了一切财团可能收集到的东西,将自己的踪迹销毁在比星空的尽头更远的地方。千亿个已知与未知的世界间充满了看得到与看不到的缝隙,这浩渺无边的空间和遍布其中的陷阱将他的行踪隐藏在普通搜寻者能追随到的极限之外。

雷穆羽从来没有像这样感到无力,感到这一切没有任何希望。在千万次的世界跃迁中,她不仅保有了自己名字与自我存在,还一步步地巩固了自己权力与地位。她所依靠的一切,就是几乎可以战胜一切的自信。

这种自信让她在多年前住在地下室里,天天与老鼠相伴的日子一路坚定地走来,将所有几乎不可能跨越的困难踩成粉末。而如今,就好像有什么人将她的肠子从那干瘪的腹腔里抓出来,在她脖子上狠狠地勒上几圈,然后将雷穆羽整个人挂在天花板上。

但雷穆羽没有任何选择,她必须继续,在最后的时限来临之前找到那个人。那个已经在千亿个世界中抹掉了自己存在,不仅丢失了自己的名字,连自我意志都不知道是否还有残片保留下来。雷穆羽要像猫那样的敏锐,像狼一样的坚忍,即使那个人最后一点记忆已经碎裂成百万个残片散落在百万个世界中,她也必须去一点点将这所有的一切全部收集起来,找到她要的秘密。

她必须在最后的期限到来之前完成这一点,她的时间有限,